

郑明主编

Yunnan Dangdai Jieshi
Wenxue Zuopinji



云南当代军事 文学作品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主 编 郑 明
副主编 董保延
罗 汉

云南当代军事 文学作品集

Yunnan Dangdai Junshi Wenxue Zuopinji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集 / 郑明主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222-04580-5

I. 云... II. 郑... III. ①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③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2490 号

责任编辑: 沈正德

封面设计: 孟嘉福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云南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集
作 者	主编 郑 明 副主编 董保延 罗 汉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5.5
字 数	670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排 版	昆明汉慧经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昆明(雅昌)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4580-5
定 价	60.00 元

序

军事文学创作是文学创作领域内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军事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其他任何题材的文学作品所不可替代的。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国家的精神，往往可以通过军事文学作品来表达、传播和弘扬。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高山下的花环》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曾经鼓舞过一代又一代人，其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和精神，至今仍然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

50多年前，在云南这块大地山川绚丽多姿、历史文化丰富独特、自然风光美丽奇艳的土地上，一批军旅作家创作出大量讴歌人民解放军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业绩，反映各族军民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云南的作品。其中，尤其以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以冯牧等老一辈文学工作者培养的军事文学作家和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最为突出。那时，云南的文学艺术创作空前繁荣，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既是云南文学艺术事业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史上的一段华章，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后来，云南军事文学创作又先后出现过几次创作高潮，在全国也很有影响：一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涌现出一大批反映人民解放军保卫边疆战斗英雄业绩的作品；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批反映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在和平年代建立新功勋的作品。50多年来，在云南省这块文学艺术创作也包括军事文学创作的沃土上，佳作不断，精品纷呈。有许多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和由军队作家创作的作品在国内外倍受欢迎，屡获殊荣，有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

《云南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集》的出版是云南军事文学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它对于我们了解云南军事文学创作的发展历史，继承半个多世纪以来由军队作家们的实践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再造我省军事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天，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依然具有广阔的创作天地，并且还不断涌现出力作。在我省，尚有许多战争年代的军事文学素材有待挖掘，比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云南、抗日战争的滇西战场、解放战争时期难忘的战斗等等。基于云南省特殊的区位优势，八千里边防线绵延亘长，众多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军民团结一心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事迹可圈可点、可歌可泣，这些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我省军事文学创作的资源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同时，新时期的军人所经历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领域，使军旅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召唤着军内外的作家们去发现、采集、创作出更多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来。可以说，这个领域也是云南文学艺术的“富矿”之一。因此，营造好的氛围，提供好的条件，像关心和支持其他领域的文学创作一样关心支持军事文学创作，继承优良传统，再造云南军事文学的辉煌，对于我们积极推进文艺创作，努力繁荣民族文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云南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集》的问世无疑是一次号召，一种推动。无论是否军人，让我们共同为云南军事文学作品的繁荣而努力。

2005年8月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

郑明 发扬传统 再振雄风

“向前 向前 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随着嘹亮的军歌在红土高原响起，云南当代军事文学便在云南边疆这块热土上不断绽放出绚丽多姿的奇葩。五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们有意要选编一本能够反映云南当代军事文学创作概貌的军事文学作品集的时候，我们发现云南的当代军事文学曾经创造的辉煌，是那样让人感动，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是不可一笔带过和抹煞的。那些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战士，用他们的智慧和心灵的体验，在战斗、训练间隙，为人们记下了火热的军营生活，以及建国以来，边疆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建设家园，巩固边防的奋斗历程，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新一代守边将士和边疆各族人民，为建设边疆，巩固边防，实现云南边疆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目标而不懈努力。为了纪念，为了传承，更为了发扬光大，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在老中青几代军旅作家的大力支持下，从众多云南军事文学作品中精选了部分作品，编辑出版了《云南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集》一书，并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6 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8 周年和云南解放 56 周年。

众所周知，云南当代军事文学的发展，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上个世纪 50 年代，云南军事文学创作和成就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锐，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边寨烽火》《神秘的旅伴》《芦笙恋歌》《五朵金花》《阿诗玛》等，曾轰动全国，令人瞩目。冯牧、苏策、公刘、白桦、彭荆风、徐怀中、周良沛、林子、公浦、季康、张昆华、吴锐、郭国甫、吴植源、郭明孝、李钧龙等军旅作家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在全国享有盛誉和好评。这些不同体裁、不同题材的军旅文学像不同高度不同色彩的群山屹立在边疆，使得当年蛮荒之地的云南在中国文坛上放

射出了耀眼的文化光环。随后的高洪波、戴光禄、欧之德、李迪、欧阳常贵、张承源、杨大镇、沈石溪、瞿文早、董保延、文汉鼎等军旅作家，在社会、文学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以对文学的执著追求，克服种种困难，潜心创作，为中国文坛贡献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精品，使得人们在文化荒漠里看到了云南文坛的一片绿洲，给人们精神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慰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云南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云南军事文学的创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一大批老作家走出牛棚，重新握笔，歌唱春天，歌唱军营生活；离开军队多年，在中国文坛上已具有相当创作实力的许多作家，仍心系部队发展，不断创作发表反映军旅生活的优秀作品；特别是现在仍战斗在边防线上的和国才、吴传玖、丁光洪、尹瑞伟、罗汉、杨佳富、赵振王、刘广雄、范玉泉等新一代军旅作家，忠实地发扬云南当代军事文学“高扬主旋律”的文学传统，创作了大量的既具有云南边地特色，又充满军事文学品位的集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为一体的文学作品，被文坛称为“云南边防军事文学现象”。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也乐观地预见，随着部队建设的不断发展进步，军旅作家艺术修养的不断提高，老中青几代作家的团结一致，潜心创作，也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与新时代脉搏合拍的军事文学作品奉献社会。云南当代军事文学这面大旗，一定会在云南红土高原的上空飘得更红更艳。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真诚感谢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各部门领导和朋友对此书编辑出版的重视和关心，感谢军旅作家们的大力支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发行提供机会。在此，我还要向关心此书选编工作和为此书编辑出版发行无私努力的老首长、老战友们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

目 录

文 选

小 说

003	寻 包 璞 丽	苏 策	1
003	十五棵向日葵	徐 怀 中	38
003	今夜月色好	彭 荆 风	46
003	老米涛和她的儿子们	季 康	55
003	绿色的底层	公 浦	63
003	无风的森林	张 昆 华	76
003	紫杜鹃	李 钧 龙	107
003	猎人的子孙	蓝 芒	141
003	孔雀湖迷彩	欧 之 德	153
003	人像	高 中 午	164
003	上校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文 汉 鼎	174
003	拐杖	沈 石 溪	188
003	军人的传说	欧 阳 常 贵	203
003	驿道上的最后一颗太阳	瞿 文 早	211
003	上尉、下士还有她	杨 大 镇	231
003	我们当兵时 (节选)	尹 瑞 伟	240
003	杜鹃花开	丁 光 洪	248
003	沉默的人	李 鑫	255
003	士兵的荣誉	罗 汉	258
003	战士刀子	刘 广 雄	272
003	三角地的黄昏	徐 军	281

达惹之火	刘挈希	287
麻辣烫	王印吉	296
如果小狗背叛了你	范玉泉	306
退伍的北方兵	李健伟	322

散 文

八千里路云和月	冯 牧	330
访朝归来话友谊	王祖训	334
运粮道上	张作为	340
国境查线兵	杨明渊	347
心香遥祭	肖 荣	352
那时候	高洪波	357
世外桃源——文海（节选）	和国才	359
香格里拉当兵记	吴传玖	368
二甫故事	郑蜀炎	381
我的老班长	郑 健	386
相聚逃亡路	李 迪	389
发自澜沧县抗震救灾现场的报告（节选）	苏应奎	395
女神之恋	和绍全	404
徜徉在花海之中	郑 明	408
高地纪事	胡静华	410
出远门	蒋吉成	414
在神秘的地方	覃信刚	416
世界大阅兵（节选）	褚嘉骅	420
邓家村 S 形弯道	任治忠	433
梦河湾	陈正才	446
母亲河	何发昌	450
我当班长	徐洪刚	453
昔日西线今如何	彭昭强	456
我爱边关	杨增金	462
战友欢欢	杨 林	466
守国门的日子	王 涓	470

圆梦	李 芸	473
一句话的成人礼	段韦华	476

诗 歌

佻侃山组诗	公 刘	478
雪原落日	白 桦	484
生命	周良沛	491
战斗在雪山草原	张庆桑	503
诗四首	饶阶巴桑	507
云南词三首	任大卫	511
铜壁关漫思	张承源	513
红军回到藏胞家	陈 英	516
一支孔雀翎 (外一首)	王贤良	522
士兵 (外一首)	董保延	525
高原车队 (外一首)	游德远	528
边关曲 (外一首)	杨志华	530
我选择当兵 (外一首)	张克扎都	532
你墓旁的那朵蒲公英 (外一首)	黄光平	535
走过边防线 (节选)	杨佳富	537
人在军旅组诗	赵振王	544
生活·衣服	史光柱	551
当兵的岁月 (外一首)	袁国强	554
后记	董保延 罗 汉	558

苏策 寻找包璞丽



苏策 1921年生于北京。1937年1月赴山西参加革命,8月参军。历任战士、排长、宣传干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宣传科长等。全国解放后任云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后任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兼创作组长。第一篇小说《小鬼与团长》发表在1951年《解放军文艺》创刊号上。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远山在落雪》,长篇传记文学《陈廉传》《名将之鹰》,中篇小说《红河波浪》,中篇小说集《千言万语》,短篇小说集《生与死》《雀儿山的朝阳》《微笑》《同犯》,特写集《在怒江激流上》,散文集《满山红樱花》等。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

将军已经70岁出头了,稀疏的白发,宽大的脸庞,浑浊的眼球,眼神里闪烁着忧思。他大概害的是哮喘病,坐在沙发里,艰难地喘着气,说话很困难,不说话的时候,胸腔也像风箱似的“呼呼啦啦”地响着。他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松岭之战的英雄,身上负过五处伤,至今还有一块弹片没有取出来,也许他的病正是这块留在体内的异物造成的吧?

我弯着腰低声问:“身体好些了吧?将军,您脸色不错嘛。”

他伸出手示意我坐下,“身体永远好不了啦。小崔,我叫你来,正是因为我这身体……喂,茶叶在那个柜子里,杯子是洗过的。那、那小桌下面有个糖盒。你倒水的时候,请给我这杯子里加一点。啊,今天真好,没有人打搅我们。”

我给他杯子里倒满了水,坐在他的对面,掏出本子问:“您叫我来,是不是松岭之战还有补充的?”

他坐在沙发上看起来情绪很好。伸出一只颤抖的手说:“你带着纸烟吗?请给我一支吧。医生不准我抽烟,老伴就把烟锁起来了。我过去和你们党史办谈松岭之战,避开了一个主要人

物，这几天我睡不好觉，就是在考虑这件事。黄土已经埋到了脖子梗，再不谈就没有机会啦，将来死也不能瞑目。什么？你的烟不好？不要紧，能冒烟就行，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吸干树叶的。”

我递过去一支烟，笑着说：“您不谈清楚，我们怎么写好呢？没想到，您是个老保守，还挺会打埋伏哩。”

“不是我打埋伏。咳咳咳。”将军吸了口烟，又咳嗽了一阵，两颊泛起了红晕，“是我家里不让说，说出了包璞丽，他们怕我这顶松岭之战的老英雄的帽子戴不稳，使他们脸上不光彩。”

我急忙拿起笔：“他叫什么名字？”

“啊，这烟好呛人。”将军埋怨着烟不好，仍贪婪地吸着，成团成缕的烟气，被他的咳嗽冲得粉碎。“我辈不过他们，所以在他们不在的时候，找你来谈。她叫包璞丽，广东人，可她不像一般广东人那样干瘦，身体很丰满，很结实。有一次打篮球，和我撞在了一起，她没事，却把我撞得在地上打了个滚。”

“她的脸圆圆的，像是一面镜子；有一对广东人的深眼窝，因此眼睛显得很大，两个外眼角微微向上翘，仿佛唱戏的人包了头。她那年大概只有18岁。当时我们部队有很多女兵，就数她最漂亮。”

“她是个跳舞能手，跳的既不是红军留下来的叮铃舞、叮当舞，也不是抗日战争中编的驱逐日寇舞和春耕舞，没有情节，没有固定的模式，脚狠跳，手狠舞，腰扭得像关东糖，但又不是乱跳，身上没有一处不和谐，没有一点不顺眼，激烈，热情，兴奋，看她跳上一阵，人人都觉得心上火辣辣的，血往头上涌。她也不知道这种舞叫什么名字，说是小时候爬在窗子上看外国老师在教室里教，就学会了。”

“她最拿手的还是唱歌，嗓音又高又亮，号兵吹喇叭都赛不过她，最受欢迎的歌子是《最后胜利的曙光》。现在对这个歌不知道怎么评价？那时候，大家一见她就喊：‘最后胜利，来一个！’她是个很爽快的人，马上就扬起那红红的脸蛋唱了起来。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耳边在响着她的歌声。”

“抗日战争一打响，她约了几个朋友一同去延安，通不过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就转到山西参加抗战。在临汾的一个训练班里受了几个月的训，然后分配到太岳区，在我们团宣传队当宣传员。那年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宣传队被分散安置，她就来到我的营里帮助工作。咳咳咳。”

我见将军咳嗽得难受，稀疏的白发连连抖动，脸也呛得通红，就说：“您慢慢讲，别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今天讲不完，明天接着说。”

“不行。”将军摇着苍白的手，“机会难得，我要尽快告诉你，就是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咳咳咳。”

将军把头靠在沙发背上，双眼望着嘴里喷出来的烟气，仿佛那些飘动的

东西就是他思想中的纹路：“那次敌人来势很凶，先是对太岳区四面包围，然后一齐向中心区推进，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打算摧毁我们部队的生存条件。我们就把部队分散打游击，避开敌军正面锋头，打他的零散部队，破袭运输线……”

“在反扫荡快结束的时候，我接到团部的命令。叫把部队收拢起来，在松岭埋伏，利用敌人西路部队撤退的时机，在团部统一号令下，吃掉敌军的尾巴。对，这些我过去讲过了。”

“从前我对包璞丽不了解，只知道她是个跳舞唱歌的好手，演戏不太行。当然不是她不会演戏，是普通话讲得不好，只能扮演不说话的配角，跑跑龙套。听说她还自告奋勇扮男装客串过日本兵。”

“我总以为那些蹦蹦跳跳的宣传队的孩子们，是些‘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角色。这次和包璞丽在一起行动，才发现她这个人可不简单，性格朴素得像张白纸，思想并不寻常。你想想，一个广东三水县人，跑到北方穷困的山区，像是到了异国，吃的是高粱、玉米，住的是破窑洞，没有条件冲凉，身上爬满了虱子……很多南方人受不了这种苦，她却生活得如鱼得水。她没有受过多少革命教育，但从当童工起受尽了洋鬼子的压迫和欺侮。她说：江营长，我小时候受欺负只能认命，长大了才知道我们国家都在受着人家欺负。所以，我到敌后来，就是想直接打鬼子，可是却叫我当了宣传员。如果这次松岭打埋伏成功，你能不能叫我打一梭子机枪？”

“那时她穿着一身花衣服，头上梳着两个小辫，穿的是宣传队的演出服。我摇摇头：不能。我们的子弹很少，上边叫‘三颗子弹打半年’，你一抠机枪哗啦一下子把我的子弹打光了，以后怎么办？”

“她笑了：哟，你把我看成什么啦？我在临汾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打过机枪，知道什么叫点发，什么叫连发。”

“我还是摇头：你的责任是跳舞唱歌。打枪的人我找得着，像你这样的艺术人才太难得了。叫你在前线上无缘无故地牺牲了，我们到哪里去听《最后胜利》呢？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没有歌唱是走不动路的。”

“她眼睛一瞪：我提醒你，营长同志，我就是为了牺牲才来这里的！”

“我还是笑着：我们打日本强盗，不是为死，而是为生。在后方搞生产、唱歌跳舞同样是打鬼子。”

“她撇着嘴说：我要直接打。”

“整个反扫荡里，我们谈了很多，但是别的都忘了，这段话是打完了松岭之战想起来的，就记住了。”

“她和我们一起行动，老是抢着做事：帮助部队做群众工作，动员老百姓坚壁清野，还利用她那身便衣为我们搞侦察，时常为战士缝补衣服。我们机枪班长赵虎则，个子不高，身强力壮，是个小知识分子，爱找包璞丽学唱

歌。他扛机枪，肩膀上的衣服常是破的，包璞丽总是主动为他缝补，谈些广东家乡有趣的事……包璞丽给我的印象，是个充满献身精神的人。当然，那时对她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啊，你能不能再给我支烟？算了，算了，不要再自找麻烦。

“对，小崔，松岭的地形你是否弄清楚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是在群山之中，有一条大道通向同蒲铁路的敌占区，这条大道的最高点就是松岭。你看，如果我这条腿是大路，膝盖这里就是松岭。敌人最注意的是在沟里行军，怕我们八路军占领两面高山，居高临下地袭击他们，所以遇见那种地形分外小心。敌人上了松岭，自认为控制了制高点，万无一失，而我们在松岭设伏，就是要打他个出其不意。

“因为在山头设伏，不好隐蔽，我考虑再三，把部队埋伏在路下面山洼的小树林里。树林不算密，杂草很高，藏人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在低处，路在高处，如果我们枪一响，不能在敌人晕头转向的时候解决战斗，我们就完蛋了。

“所以，我再三向部队交待，大家一定要隐蔽好，谁也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吸烟，不准烤火，不准走动，要是暴露了，我们这个营谁也别想生还。对不起，我不能不从头讲松岭战斗，不然就说不清包璞丽这个人。如果从前哪些听过了，就再听一遍吧。咳咳咳。

“头天晚上进入隐蔽地，第二天上午没动静，下午也没有情况，太阳却越走越慢，老在天空挂着。人们耐不住了，有的坐起来，有的想抽烟，趴在草丛里的人也叽叽咕咕地说起话来。我也忍不住了，肚子饿还能凑合，口渴真是受不了。

“我一说渴不要紧，大家都喊起渴来，数赵虎则那几个扛机枪的战士叫得最凶。大家叫渴，还因为看见了在松岭山顶附近有一股流淌的泉水，阳光照着它像是一条绸巾在飘动。虽然我心中也很着急，却还是不准大家乱动。这是命令。

“这时却有个人不听我的招呼，站了起来，解下皮带上的口缸说：我去给大家打缸水来吧。

“我一看，原来是包璞丽，急忙走过去把她按下，叫着：你去打水，暴露了目标谁负责？

“我负责。她嫣然一笑：日本鬼子还没影哩，我又穿着便衣，怕什么？

“我依然按着她的肩膀：怕你负不了这个责任。没有上级命令，谁也不能动。

“她眼角一翘：把大家渴死怎么办？

“正说之间，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说：营长，敌人顺着大路上来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松岭是个馒头似的山，多少有几个皱褶，

虽然皱褶上下都长着松树，却并不稠密，只要用心观察，树下隐蔽的东西是可以发现的。

“我们想打敌人的麻痹大意，敌人却十分小心地形成左右两股齐头并进，互相呼应，反而把我们夹在了中间。稍一不慎，我们这股伏兵，就有被敌人发现的可能。

“我叫通信员通知各连，形势紧迫，必须严格隐蔽，就是敌人开枪打我们，大家也要一动不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全营的命运，还关系着全团的作战计划。过去我们打仗，多是夜袭，打不赢可以跑；现在白天作战，不能取得全胜，后果不堪设想。

“我把眼睛瞪得像灯笼，望着两路上山的敌人，几乎把手枪枪柄攥碎了。敌人并没有发现情况，只是盯着山头，怕被八路军抢先占领。可是我们恰恰不准备先抢占山头。

“正当我庆幸敌人的注意力不在山洼的时候，却出现了新情况，不知为什么，顺着大路上山的敌人摇了摇手中的小旗子，左边山梁敌人也挥动了几下手中的小旗子，又有人指手画脚地吆喝了一阵，左边的敌人就下了小山梁向大路走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想会合？是怕小山梁的敌人路不好走，叫他们一同来走大路呢？还是预感到要发生什么情况，把两股兵力合二为一？可以肯定的是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如果小山梁的敌兵朝大路走，就非要经过我们这块隐蔽地不可。

“我想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团部，可是没有电话，更没有对讲机，当时全凭通信员的两条腿传递消息，现在敌人在我们左右排成了两堵墙，通信员除了飞是出不去的。

“那时正是秋天，山上寒风嗖嗖，我却急得满头大汗。偷鸡不成蚀把米，看来我们这把米非蚀到这儿不可。几个连长趴在我的身边焦急地问：营长，怎么办？

“怎么办？我气呼呼地说，拼嘛！我们八路军见到日本强盗能有别的办法吗？有人嘀咕：要拼，得去抢占有利地形。营长，我们先去抢占山头吧，不能在这洼地里等死。也有人说：咱们不能等他们来到跟前再拼，要先下手为强呀！

“这些话说得都有理，尽管我们人少火力差，如果采纳他们的意见，可以以少胜多。不过，日寇兵力比我们多几倍，最终，我们还是要被他们吃掉。如果是夜晚，我们可以边打边走，用小部队迷惑敌人，掩护多数人转移，还不至于吃大亏。可是现在，太阳在天空懒洋洋地望着我们，毫无早点下山的意思。

“我轻声说：没有团部的命令，绝对不能开枪。只有好好隐蔽，没有别的办法。

“有办法。一个轻轻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江营长，叫团部派人在山头上打两枪，就可以把两股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山上，那边的敌人就不会朝我们这儿来啦。”

“我一看，原来是圆脸大眼睛的包璞丽，她皱着眉头，两只眼角翘得更高了，正热情而殷切地望着我。我笑了：艺术家的想象力是丰富的。把敌人引走当然是最理想的办法，可是没有人能去通知团部在山上打枪，所以理想没法子实现。”

“她嘴角翘了起来：我能去实现。”

“我吃了一惊，急忙扭过头来端详她那粉团似的笑脸，怒道：别开玩笑！去唱你的《最后胜利》吧！这是打仗，不是跳舞，更不是演戏。”

“她坚持着：我就是想在这儿演戏。”

“我叫着：你不要命啦！你不想活啦！你活够啦！”

“她笑了，眼睛弯得像月牙儿：你嚷什么？营长同志，我就是想在打日本上做点事，你又不叫我打机枪……喂，你知道这首诗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管她说什么，我是一口咬定不答应。”

“形势越来越严峻，顺着大路上山的敌人渐渐靠近了我们，左边的敌人已经下山坡直奔我们而来，虽不是战斗队形，一个跟一个，呈行军的架势，迟早会发现我们的。”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情况的准备，就是一旦被他们发现，一连向左方突围，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营部和二、三连向右方突围，动作勇猛，力求把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这是我的最末一计，是万不得已时的挣扎。”

“由于包璞丽的提醒，我也把希望寄托在奇迹出现上。现在还不晚，如果山顶上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使小山梁的敌人不从我们隐蔽地前通过的话该有多好。比如有人在山上打枪，或是那里出现个珍禽异兽，如果飞来一只美丽的山鸡……”

“正当我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听见了歌声，开始以为耳朵出了毛病，然而，那确实是歌声，并且歌声来自山头。”

“我抬头一看，糟了，原来唱歌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那位宝贝姑娘包璞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脱离了我们，顺着一条小沟爬到了山顶，摇着两把刷子似的小辫子向泉水那边走去，上身的红花白底的衣服特别显眼，就像是献给绿色松岭的一团花束。她仿佛是来山上野游的姑娘，等待情郎的相会，或是来采集野果的孩子，一边悠闲地走着，一边唱着山西民歌：

哥哥你走西口，

“她是个出色的宣传员，虽然演戏不是她的专长，但见过世面。那时我这个观众的肌肉紧张得快炸了。这种舞台我生平还是第一次见识，观众是荷枪实弹的敌对双方。我将手指抠在枪机上，脑子想着短兵相接、白刃扑搏的情景。敌人在我们根据地胡作非为了一番，没见到八路军、游击队、民兵和老百姓的踪影，反而伤亡了一些兵力。现在走上了收兵回营的路，却突然冒出这么个女人，能不吃惊吗？”

“我想喊她回来，实际上，她已经回不来了；我想叫她跑，但她迈着轻盈的步子，寻找着野花；我想叫她卧倒，可是我不能喊，一喊就会暴露我们的位置，而她所以愿意作这样的牺牲，不就是为了挽救我们的部队吗？”

将军紧张得频频喘气，伸出手对我说：“小崔，快给我一支烟。”

我急忙将烟递过去，一边摸着打火机一边问：“以后怎么啦？”

将军用颤抖的手指夹着烟吸了一口，又咳嗽了一阵，长长地叹了口气：“过去给你们讲松岭之战，没有讲包璞丽这一段，是很不对的。想起来，心里就难过。好在我一时还死不了，总要给你们谈清楚。啊，”将军突然叫了起来，“不行，我今天一定要给你讲完，再闷在肚子里，我会被憋死的。咳咳咳。等我老伴买菜回来，就会阻止我们谈下去。咳咳咳咳咳。”

他的咳嗽好不容易平息下来，喝了几口茶，脸被咳嗽刺激起来的红晕渐渐消退。将军又迫不及待地说了起来：“包璞丽的理想终于实现，敌人发现了她。顺着大路上来的敌人向山头急走，但他们离包璞丽远，对着小山梁上的敌人挥动了几下手上的小旗，那里的敌人果然不向我们的隐蔽地进发了，掉头向山上走去，并且挥着手乱喊乱叫。包璞丽发现敌人真的上山来了，跑了起来，敌人开枪，她迅速跑过了山头，消失在摇曳的松林之中。”

“我和全营同志都大大松了口气，对包璞丽充满了感激之情，危机过去了，大家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机枪手赵虎则拍着我的肩膀说：营长，你老说包璞丽这人太简单，看她这出戏演得多棒。”

“两路敌人终于在山头汇合，只见几个人去追包璞丽，其他人就在山头休息。”

“接着，另一出好戏开始了。我们按计划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山头的敌人，枪声一响，我就带头冲进了敌人的队列，先是投弹，后是打枪，接着是肉搏，把毫无准备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那个痛快劲，把多年憋在心里的气都出了。咳咳咳。这块伤疤是红军时期得的，这地方是另一次战斗留下的。左胳膊这处伤就是松岭敌人一刀刺过来，我伸手一挡给划下的。对，这些我都给你讲过了。”

“正在我们打得敌人尸横遍野的时候，敌人的援兵来了，跑散的敌人又